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

第三回 尋伴侶巧遇豪商 談工藝隱聯同志

卻說寧魏二人上了岸，寓在佛照樓客棧中，尋覓了數日，不得蹤跡。一日兩人走到銀山門外，見有一座酒樓，一色洋房，窗櫺軒敞，□分雅潔。漫步上了樓梯，揀個座兒，兩人對面坐下。酒保來問吃什麼？兩人隨意點了幾樣菜，要了兩壺花雕，閒談飲酒，說起找不著賈希仙來，大家納悶。寧孫謀道：「我昨日已寫了幾張招貼，叫棧裡伙計，揀熱鬧市口貼上了，倘若是實在找不著，不如逕往上海，登報招尋，料想賈兄身邊到上海的盤纏是夠的，不至呆守著此地。你道何如？」魏淡然道：「是。」寧孫謀正舉杯勸飲，淡然抬頭，忽見對面牆上，粉筆畫了數行草字，不由立起身來，湊近前去細看，卻是一首七古詩曰：

金山焦山兩點青，江心月墮蚊龍醒。
九州神鼇戴不起，天傾地陷成滄溟。
東瞻龍伯島環麗，北來胡馬塵氈腥。
一枰枯棋不可著，殘山剩水支危亭。

長拼爛醉此樓上，狂歌怨句訴江靈。末署醉俠二字。魏淡然看過之後，不覺手舞足蹈起來，忙叫寧孫謀過來同看，曉得這人抱負不凡，著實佩服。寧孫謀以為是過路的人，不甚措意，魏淡然卻極留心結交豪傑的。當下便叫酒保過來問道：「這是那個寫下的？」酒保道：「這是對江瓜洲鎮上有名的大富戶陳大人寫的，這陳大人極喜結交朋友，碰著外路來的客人，只要送一張名片進去，立時請見，留飯留宿，還有盤纏送給他。他家田產極多，家私百萬，近來在鎮上開了一個學堂，正要招接讀書人哩。客官，何不去見見他，只怕定要留住的。他每逢過江，便到小店吃酒，這牆上的字，是他昨兒上燈時在此寫下的，不知寫的什麼？客官看過想是懂得的。」說罷去了，寧魏重複入座，淡然是要去訪這姓陳的，孫謀一心要找訪賈希仙，不願耽擱，無奈淡然再三浼告，只得答應著明日早起同去，當下酒罷，吃了飯，會帳回棧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早兩人渡江，到了瓜洲上岸，訪問這姓陳的，果然人人皆知，一路指點著走去，原來這陳姓不在街上，離江口有五六里地，名叫做小桃源。合族有四五百家，自成一村，內中最豪富的，綽號小孟公，名劇字契辛。祖父在揚州運鹽為業，是個大商家，有田三千餘頃。契辛之弟，名范字仰蠡，兄弟分居，一在揚州城中，一在瓜洲鄉下。係其父在日，將兩所房子分派開的，契辛喜讀書，性樂山野，故同伊母親妹子，在鄉間居住，專營田產等事。仰蠡承受了鹽引，仍為商家。契辛少年時，曾請了個山東教師，練得一身好武藝，到了十八歲上，方才折節讀書，進了揚州郡學。因為朝廷不重科舉，無心下場，捐了個道台，在家候選。自己的莊客僱工，不下數千人，散居各地，每月隔了七日，便到莊上聚集一處，契辛教他習些武藝，又著實教導他們做人的道理。工錢比別人家加倍，真是恩威並用，人人情願替他出死力的。契辛又自己捐錢，開了個蒙學堂，局面宏敞，收了一百多個學生，聘請名師，在內課讀，內中各樣格致化學器具，都是向西洋購備來的。是日一早到學堂裡查察功課回來，門丁遞上寧有守、魏偃群的名刺，隨即吩咐請到西花廳敘談。

再說寧、魏二人走進了小桃源村，但見一帶竹籬茅舍，夾著些柳樹蓁蓁，桑枝簇簇，其時正是仲春天氣，有幾個燕子，在杏花塢裡穿來穿去。這風景儘夠領略，向前走了幾步，一轉彎間，忽見豁然開朗，有一道清渠，遠遠淌來，岸上細草平鋪，綠草如茵，靠著草地，是碎石砌成的一條街道。再望（往）前走，看見一所大房子，綠樹環繞，露出粉牆一角，門前一片石皮場，粉牆照壁，大門四扇，是退光黑漆的，二門是泥金漆的，二門外一邊擺著一張又闊又長的青漆板凳，有幾個青衣小帽的人，坐在那裡。二人將懷中名刺取出，踱將進去，那些人一齊站了起來，問明來歷，接了名刺，進去半晌，只聽得裡面一片聲嚷「請」。呀的一聲，開了中間兩扇門，進去是敞廳五間，兩旁架著幾乘藍呢轎子，再進一重門，便是磚砌一條過道。上面搭著蠡殼天棚，兩廊是二間莊客的住房，粉牌掛出執事名目，過道盡處，兩扇烏門洞開，一個大院子，白石板地，兩株松樹，直上參天，三層階上，五間大廳，鴉雀無聲，湘簾□地，裡面金碧輝煌，不及細看。廊簷下兩邊皆有耳門，是用細磁嵌成的竹菊款式，上面做就兩個字，左是怡情，右是養性。當下跟了莊客走進右手的耳門，又是一個院子，四圍朱欄曲曲，院子裡盡是磁盆種的花草。中間一個大金魚缸，廊前掛了兩架鸚哥，學著人說話，叫道：「客來了。」

那小孟公已在那裡久候，看見兩人進去，連忙迎了出來，揖罷入座，彼此敘了名號，各道仰慕之意。魏淡然道：「銀山門外酒樓上，拜讀吾兄所題七古一首，真是英雄氣概，名士風流，令人欽佩不已。」契辛謙道：「小弟性質粗豪，筆墨一道，本不擅長，那日偶然興到，寫了幾句，不料為二位仁兄謬賞。」當下茶罷，契辛命莊客在花園裡擺席，便請二人到花園裡一遊，說罷大家起身。走出迴廊，有一條小徑，轉了幾個彎，才到園門，只聞得一股花香撲鼻，及至進了門時，迎面一座假山擋路，側眼看去，有個洞門，恰容一人行走。進了洞門，一層層的石級，走到高處，全園景致在目，只見山石下是個大大的池塘，裡面奇石□嶂，或大如拳，或尖如筍，頗像海中島嶼樣子。一隻小船，泊在岸邊，岸旁排列著桃柳各樹，園中房子有的在半山裡，有的在平地上，有的臨水幾間，目中可看的，花草交榮，樹陰濃密，耳中可聽的，松濤震撼，好鳥間關。

契辛領著二人下山，沿岸一條仄逕走去，又過了一個嶺頭，轉瞬之間，不見池塘了，卻是個村莊樣子，有幾株杏花盛開，一帶茅屋七間，極其幽雅。寧孫謀心中暗忖道：人說揚州鹽商豪富，原來有如此享用，可憐平民的利源，皆被他們占盡了，雖然如此，這陳君人還不俗，又能疏財仗義，總算是庸中佼佼的。倒要與他談談經濟。須臾，酒席擺好，謙讓入席，不須細表。

酒過數巡，寧孫謀開言道：「敢問我兄有這樣資財，何不將他營運起來，在商務裡頭幹些事業？」契辛道：「不瞞吾兄說，小弟祖上，本運淮鹽為業，從前利息極好，積攢下來，不曾些微浪費，才有這樣局面。小弟因想這樣運鹽的事，總是剝削眾人的利益，歸並到一家罷了，還要巴結官場，動不動勒捐硬派，受氣不過，所以將這事給舍弟去辦，小弟只在此間務農，也想做點生意，無如現在的繅絲廠織佈局等類，成本太重，辦得不好，便要折閱，是以不敢輕易開設，吾兄若有高見，還望指教。」孫謀道：「據小弟看來，現在洋貨銷場極廣，商家不早設法，將來是站不住腳的。若要設法，除非先興工藝，雖然講不到製造，只要目前將容易做的事考究起來，也好收回幾成利益。即如登州出口的草邊好做帽子，博山出的料好制玻璃，北方的葡萄好釀酒，南方的甘蔗好熬糖。諸如此類，一一講究，自然占了腳步，得些利益，吾兄以為何如？」契辛點頭稱是，三人暢談了一會，時已過午，方才散席。

寧、魏告辭過江，契辛再三留住數日，二人卻不過情，只得允了。當下差莊客過江，將二人行李取來，在園中正廳之旁三間船室內安榻。這船室依山傍水，著實軒爽，契辛時來談論今古，頗不寂寞。住了三天，那天契辛有事出門，寧孫謀急欲往上海找賈希仙，便與魏淡然商量定了，只得契辛回來告辭，明早成行，午飯後整頓行囊已罷，淡然道：「我們來此，園中尚未各處游過，今日何不同去走走。」孫謀答應著同走，沿著池塘走去，穿出一個石洞，便是一道小石橋，原來這池塘曲折迴環，被幾處假山隔斷，底下卻是水脈貫通的，山坳中作成五個石橋，這是第一橋。過了橋時，仍復上山，峰腰裡有座茅亭石台石凳，擺著一盤圍棋子，二人素嗜下棋，觸動所好，便坐下對著。正在用心出神的時候，忽聽得山前隱隱有呼救命之聲，像是女子的聲音，二人不勝駭異，連忙立起身來下山去找。正是：

登高未遂英雄志，從井重牽兒女情。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